

观 沧 海

时代沉淀下来的大美和人性之美

——读王方晨中篇小说《爷爷》

李伯喜

读完王方晨发表在《人民文学》2026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爷爷》，最直接的感受是：文本雅致，叙述流畅，语言富有诗意，结构独特。作者像一个游刃有余的魔法师，在留白与铺陈之间，留给读者大量的“二次创作”空间。虽是中篇，却有长篇历史小说的厚重感，读后既感甜蜜，又有隐痛。这种隐痛并非来自激烈的悲剧冲突，而是源于对小人物命运的真实呈现，以及在时代碾压下那些被原谅、被铭记、又被悄然改写的人性之光。

塔镇叙事版图的再拓展

王方晨以塔镇椒木庄为文学地标，延续了他对乡土与人性变迁的关注。在当代文学版图中，塔镇已然成为一个具有标识性的虚构空间——它承载着乡村共同体从合作化、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资本下乡的完整历程。小说采用孙辈“大国”的叙事视角，既是见证人，也是亲历者。这种“回望式”第一人称叙述，天然地带有温润而克制的语调，既避免了全知视角的过度解释，也让读者始终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去看爷爷、看家族、看村庄的改换容颜。

整部作品融合了家族变迁史与个人成长史：从“我”两三岁的朦胧记忆，到五岁、九岁、初中、学骑自行车、高考、第一次婚姻（妻子因羊水栓塞母子双亡）、第二次婚姻，直到自己有了儿子——一条完整的时间线贯穿始终，也让“大国”从一个观察者逐渐成长为参与者、承担者。两条线索互相缠绕：爷爷的晚年与“大国”的青春期几乎重叠，家族秘密的揭示与“大国”情感受挫同时发生，这种结构安排让人成长获得了历史的重量。

爷爷：一位“德高望重”者的多重面向

爷爷明德旺的身份随时代更迭：农业合作社社长、生产大

队队长、革委会主任、酒厂厂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明白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椒木庄开发区董事长。这些头衔不只是职务变迁，更折射出中国农村几十年的体制流转——从集体化到革委会，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制公司，再到开发区，每一次更名都是对农村社会关系的重新洗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将爷爷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相反，爷爷始终带着那个时代基层干部特有的矛盾：他既要执行上级政策，又要维护村民利益；他要求家人严格，却不得不一次次为家族成员的“出格”行为善后。

人物的深度，恰恰来自爷爷性格中的这种矛盾与统一。他隐忍、坚韧、大爱，却也委屈、无奈；他威严凛然、德高望重，却在妻子去世后接纳了一个女人“爬上了床”——作者借此暗示他同样是“个性解放”的人，并不曾将自己捆绑在道德高地上。读这时我眼睛一亮：小说没有把爷爷写成禁欲的族长，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老人。

最动人之处在于爷爷对家族“污点”的态度。大儿媳苗花秀生了私生子，这在传统乡村伦理中是足以让整个家族蒙羞的事件。爷爷从起初的不认可，到最后寻找、承认那个被自己赐姓“白”的孩子，甚至说出儿媳是“人间的娘”——这句话让人联想到张承志《黑骏马》中对母性力量的敬畏。在张承志笔下，索妮娅虽然经历了苦难，却依然散发着母性的光辉；王方晨同样将“娘”这一身份抬升至超越宗法、超越名誉的位置。儿媳首先是“人间的娘”，意味着她生育、养育生命，这一事实比她的“过错”更具根本性。爷爷的宽容不是纵容，而是一种历经沧桑之后对人性弱点的深刻体认与原谅。

“恶”与“丑”作底色，衬托宽容与悲悯

小说具有难得的勇气，书写了家族内部密集的“不堪”：背叛、私生子、非正常死亡。这些素材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沦为猎奇或控诉。但王方晨始终保持着克制、平静的语调，像一位老中医慢慢挑开脓疮，不是为了展示伤口，而是为了清创、愈。

愈合。

几个令人动容的细节：二大爷主动揭开往事——他的老爷爷明虎娶了白敬亭已怀孕的侍女梅兰。也就是说，整个家族的母系源头就带着“不洁”的历史。这种自我揭露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想象，但小说赋予了它独特的伦理意义：只有当秘密被摊开、耻辱被承认，原谅才可能真正发生。爷爷没有暴怒，没有驱逐，他用沉默或简短的话语承受了一切。

三大爷的女儿落水死亡，疑点重重，爷爷最终定格为“失足落水”。这一判断究竟是事实真相，还是爷爷为了家族名声而做的牺牲？小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这种悬置本身，恰恰构成了对爷爷形象的深层刻画——他宁愿吞下疑问，也要让活着的人不再被追问“为什么”。大娘与王新登偷情，王新登逃离有逆本性的妻子，他的信感精神虐待的妻子像“一匹受伤的无助的孤狼”站在门口发出尖叫，爷爷同样没有采取雷霆手段，而是以某种“自成一格的律法”包容了这一切。他不是无视罪与错，而是在认领苦难与污名之后，选择原谅、接纳、守护。这种以人性之“恶”来反衬“善”的手法，使爷爷的形象不虚无、不假套，反而更加可信、可敬。

时代浪潮下的裂变与回望

小说的后半程，笔墨明显加重。现代化浪潮席卷塔镇：直升机出现，明安安的小酒馆里飘出流行歌曲，塔镇的改造如火如荼，村庄被资本吞并，传统的熟人社会加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利益、合同、拆迁补偿与身份焦虑。爷爷的角色也从生产队长变为开发区董事长——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

他依然坐在那把铁力木大圈椅上，手里依然端着锡酒壶，但他面对的不再是田亩、工分和邻里纠纷，而是开发商、游客、招商引资。

在这里我读出了类似阎连科《炸裂志》的批判意味。《炸裂志》以“炸裂”式的发展反讽地将一个村庄变成超级城市，而《爷爷》更侧重于这种裂变对具体人心的磨损。爷爷的“威严”在新秩序中逐渐变得不合时宜，他曾经一言九鼎，如今却要在

签字、会议、报表中寻找定位。小说从未直接批判资本或现代化，但每一个细节都在暗示：人与土地的关系被抽象为地皮与价格，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被压缩为合同与违约。

而爷爷临终前对“大国”说出的三个字——“向前走”，是对生的坚韧和对死的敬畏，生生死死。既是对孙辈的嘱托，也像是作者对时代的态度：不回头沉溺于旧日，但要带着那些沉淀下来的“大美”继续前行。三个字平淡至极，却包含了整部小说的内核：爷爷知道时代已经改变，他知道自己守护的老规矩、老脸面、老情感终将被冲刷，但他依然希望后代不要因此停下脚步。

“向前走”不是遗忘，而是在背负记忆的前提下，不让自己被废墟埋没。

语言、留白与“二次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语言。王方晨不使用华丽的修辞堆砌，而是以简洁、准确的句子构建画面。比如开篇描述爷爷：“体型庞大的老男人，形只影单，沉沉坐在一把明式铁力木大圈椅上，黝黑凝重。”几个词就勾勒出人物的重量感。作者善于留白，很多关键转折不直接写明，而是通过动作、氛围、对话的断裂来暗示，让读者主动去填补。例如爷爷对大娘私生子的接受过程，只写了他外出寻找、归来，嘴里只有一句话“随她走了”，中间的心理挣扎全部隐去，留给读者想象。这种写法尊重读者的智力，也使文本具有了可反复品读的弹性。

小说一开头，我读出了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的味道。可以说这个中篇小说，有了经典的意味。它用一个家族、一位老人、一个孙辈的视角，诚恳地追问：在快速碾过的时代车轮下，什么样的人性的美值得被记住，又该如何记住？

答案或许就在那把大圈椅上，在那壶琥珀色的烈酒里，在“向前走”三个字之间。爷爷没有给出体系化的道德教条，他活过、忍受过、原谅过，依然往前走——这就是他留给“大国”和我们的全部遗产。

天 下 游

奏响百年老街“中华巴洛克”的新时代弦歌

谢 华



19世纪末，随着中东铁路的铺设与松花江航运条件的改善，哈尔滨逐渐发展成为东北区域内关键的交通节点，这一开放进程促使众多外籍人士及外来资本纷纷在此聚集。彼时，这座新兴城市中，来自俄罗斯、日本、波兰、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以及犹太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聚居群体。

就交通而言，哈尔滨处于中东铁路的枢纽位置，是东北区域的商贸枢纽，市内的交通十分便捷，各类交通工具应有尽有，其中汽车和马车数量居多，且收费也较为低廉。

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资源富集之地，哈尔滨凭借其在水陆运输方面的显著优势以及丰富多样的物产资源，推动了当地工业的蓬勃发展。该地区东北方盛产羊毛，因此纺织业也颇为兴旺，其中较为知名的纺织企业是位于道外区的裕庆德工厂，此厂为纯华资独立经营。这家工厂不仅生产规模可观，而且引进的机械设备也十分先进，其制造的各类毛毯与呢绒产品，质量上完全不逊于国际上的同类商品。纵观各处出售的俄罗斯毯子，大多是该厂生产。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的同义庆百货店、大罗新环球货店、同记商场等商业店铺，被称为当时的著名商家。

中西交融的建筑风格

哈尔滨“道里”和“道外”的名字源于中东铁路，以铁路为界，西侧称道里，东侧称道外。这一划分自20世纪初延续至今，是哈尔滨城市格局形成的重要标志。

道外之所以能发展得如此兴旺，源于历史上的特殊环境。当时，沙俄殖民者对中国商人采取排斥态度，不允许他们随意进入道里区域经营，这使得那些从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来到此地的民族资本家与移民们心中，都埋下了对外国侵略者的深深愤慨。在这样的背景下，哈尔滨商界中，超过七成的富商来自山东黄县与掖县，他们不仅拥有不小的影响力，还存在着浓厚的地域归属感。这些在当地崛起的民族商人，不仅具备坚韧不拔的创业品质，思想观念也较为开明。面对道里区林立的西方建筑风格，他们深受触动并从中获得灵感，于是在道外区域也着手打造兼具欧式建筑元素与中华传统韵味的高级商住社区。从而，这些中西融合的中国巴洛克式建筑不仅坚守了民族传统和民族自尊，也反映出他们不排斥学习西方文化的积极心态。

那些遗留在道外区域的巴洛克式建筑，其外部立面展现出典型的巴洛克特征，而内部结构则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布局。在最初的建造过程中，由于缺乏详细的设计图纸，工匠们全凭过往经验和实地观摩，共同打造出这种“中西方元素交融”的街巷格局，并逐步发展成为规模可观的建筑群体，生动展现了中国人在文化融合与建造技艺上的独特智慧。

关于“中华巴洛克”这一名称的起源，有记载称，是日本学者西泽泰彦在考察此地后，将其命名为“中华巴洛克”，这一称呼随后便逐渐被广泛传播开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融合了异域特色的建筑美学，其艺术源头可追溯至17世纪的意大利。彼时，一种以华丽装饰与热烈情感为鲜明特征的建筑风格正悄然兴起，凭借其独特的浪漫主义魅力，迅速成为欧洲建筑史上备受推崇的经典流派之一。

这些中华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大多是用砖和混凝土建起来的。它们外面那些精美的浮雕装饰，基本上都是拿灰泥一点点抹出来的。在这些建筑的造型上，能同时看到中西合璧的味道——既有中国老建筑里常见的斗拱、台阶和栏杆这些传统元素，又融入了西方建筑常用的柱式等构造，这种巧妙融合的方式在全球建筑发展历程中堪称独树一帜。再有就是，这些浮雕装饰里还藏着不少中华传统文化的讲究。比如牡丹、梅花、荷花、海棠这些花，都对应着富贵吉祥的好寓意；也常用葡萄、石榴、桃子这些果实图案，分别寓意多子多孙、家族兴旺与长寿安康；而在传统的纹样设计中，蝙蝠、鹿与仙鹤等动物形象常被用来寓意福运、官禄与长寿安康，一篮汇聚多种花草的造型则象征着农作物丰收的美好愿景。除此之外，部分装饰还会直接运用铜钱元素，以此来体现房屋主人对财富持续积累的美好愿景。

这些融合了中华传统元素与异域建筑风格的建筑，其背后通常由数栋房屋围合出独立的院落，院落数量或为一进，或为二进。当人们穿过院落间的门廊，眼前便会展现出一片开阔明朗的大院。在这样的内院外，外廊样式的扶手、雕花细腻的帽子等中式传统装饰元素，营造出一种曲径通幽的意境。此外，多个院落彼此相连，共同组成了一片片相邻的街巷区域。

从早市到“老字号”

哈尔滨道外的早市就是这个繁华大都市的见证。它不仅是市民日常购物的场所与生活物资的交易平台，更是哈尔滨经济活力与市场繁荣的直观体现。以往的早市，若非周末，平日里的喧嚣景象并不十分突出。然而，自2023年年底起，这座城市迎来意想不到的发展机遇。天刚蒙蒙亮，市场里便人头攒动，各类交易活动就此展开。市场里，众多市民在此吃完早餐后，便会采购好全天所需的食材，而来自各地的商贩们，也在此批量购进商品，之后再前往各个区域进行销售。

早市上到底有多少人，毫不夸张地说几乎半个道外区都被卷入早市的喧嚣中。站在十字街口，由景阳街、南头道街、北十八道街形成的三角地带内，总看不见人群的尽头。有人在早市的人潮中穿梭了一个时辰，却始终未能如愿逛遍整个市场。

哈尔滨的冬日，清晨七点过后，太阳才会缓缓爬上城市的制高点。然而，人们在六点多钟抵达道外区域时，承德街两侧的小吃摊点已燃起熊熊灶火，灰白色的浓烟袅袅升起，摊主们正为前来赶集的人们准备着丰盛的早餐，油煎肉饼、金黄的油炸糕、薄脆的煎饼、热气腾腾的馒头、嫩滑的豆腐、刚出锅的油条以及各类稀粥……琳琅满目，一应俱全。

一家历史悠久的包子铺，自1902年便已开门纳客，地处南二道街与南勋街的交叉路口，是哈尔滨道外颇为知名的小吃店铺。这家百年老店所制作的包子，最突出的特色便是面皮轻薄而馅料饱满，其中招牌风味是排骨、豆腐以及三鲜这三种经典口味。正因如此，每逢购买时总要排起长队，通常需要等待二十至四十分钟，才能品尝到这热气腾腾、刚出笼的美味大包子。

说起哈尔滨的老味道，那可真是本地人常挂嘴边的。像老仁义馆的羊肉馅饼、牛肉蒸饺，宝盛东的圆笼包子，永发合

的缸炉烧饼，还有李连贵的熏肉大饼，都是大家一提就馋的。还有那家宴宾楼，见证老道外百余年的兴衰变迁，早就成了老哈尔滨人聊天时绕不开的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巴洛克风情的街区内，有一家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字号——李氏熏酱砂锅，其招牌熏酱同样以醇厚香气远近闻名，每日新鲜制作的护心肉、熏鸡架、卤猪大肠等特色菜品，往往刚一出炉便被食客抢购一空。这家店从最初的小门面逐步扩张，现在已经拥有了五家分店，而它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以过硬的品质和独特的风味赢得顾客的青睐。

在这片充满历史底蕴的区域内，像这样传承已久的传统店铺就有16家之多，而老道外那些独具地方风味的餐饮名店更是多到难以计数。道外的早市，虽被拥挤的人群所填满，被从不停息的喧嚣笼罩，可是秩序始终保持着良好。每当清晨时分，哈尔滨道外区的早市便开始热闹起来，商贩们早早地来到这里，在自由清新的空气中忙碌着准备一天的营生。

靖宇街和北京的王府井一样。在这条充满活力的街道上，坐落着一家拥有近一个世纪历史的知名糕点作坊——老鼎丰。它藏身于一座建于1915年的Ⅲ类中华巴洛克风格保护建筑中，位于热闹的商业区域，采用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早已成为老哈尔滨居民心中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这家百年老店所制作的蛋糕、长白糕、蒸糕等特色糕点，在原料选用上颇为讲究，其中鸡蛋的处理方式尤为特别——需用扫帚充分搅打至均匀，加之制作过程中的细致工艺，最终呈现出的糕饼口感绵软且滋味香甜。此外，店里的其他点心也颇具特色：用手掰开呈细蜂窝状的饼干薄如纸，中秋时节的川酥、五仁月饼，更是酥脆到入口即化，5元钱3勺的原味冰激凌美味可口，老鼎丰因此就在哈尔滨深得“民心”。

这条街上的百年老店之一，便是亨得利眼镜铺。其门楣上方悬挂着颇具年代感的方形表盘，上面清晰镌刻着“亨得利”与“1923”的字样，在周边欧式建筑的映衬下，更添了几分岁月沉淀的厚重气息。然而，关于这“亨得利”品牌与“1923”年份背后所承载的过往故事，知晓的人却并不在多数。

据《道外百年》的相关记载，在民国初期，上海、杭州等城市中，英国商人所开设的亨达利钟表眼镜店铺，凭借其良好的经营状况而声名鹊起，其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该行业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一定的垄断态势。为提振同胞的民族自豪感，应启霖、王光祖、庄鸿皋三位人士共同商议，决定携手创办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钟表眼镜商行，并与外国商家展开竞争，他们将此新店命名为“亨得利”。由于经营得法，声誉也大幅提升，令英国商界人士不满。然而，英商方面却以亨得利模仿亨达利的名为由，向司法机关提起了诉讼。当地法院判决亨得利败诉。然而，亨得利并未退让，继续向高等法院上诉，最终赢得了这场官司。在赢得法律纠纷之后，亨得利方面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从内部挑选一批得力员工，派遣他们前往全国各地拓展业务，开设新的分店。1923年，一位名叫周彭年的浙江宁波籍人士受委派来到哈尔滨，开设了当地第一家亨得利分店。

当时，购买“亨得利”手表眼镜的人们都引以为傲。该分店与生产厂家签订了合作协议，在所售商品的商标背面标注“亨得利”标识，以此作为维修凭证，在保修期内，只要看到此标识就能享受免费维修服务。凭借以品质赢得市场的经营理念，让商家能够安心地长久运营，这一传统得以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

一棵特殊的“面包树”

中华巴洛克老街上一棵格外惹眼，挂满了面包，走近就能闻到扑鼻的麦香。起初，路过的人都以为那是装饰用的假面包，直到有人忍不住伸手摸了摸，甚至悄悄掰下一小块：“呀！居然是真的！”

这是奥西娅面包店门前的“面包树”。树上足有近百个面包，大小不一，色泽诱人，每天都吸引不少人驻足拍照。店员笑着说，所有面包都是真材实料做的，下雨淋湿了就换新的，始终让树保持着新鲜饱满的模样。

更可爱的是，这棵树不光是人气打卡点，还成了麻雀们的“过冬粮仓”。天一冷，麻雀们就成群飞来，钻进面包里啄食，吃得肥嘟嘟的。网友笑称：“麻雀实现面包自由了！”“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呀！”

这棵“面包树”诞生在几年前。从构思到完成，面包房的团队只用了不到十天，用了近百个面包做成，其中还有直径四十厘米的“巨无霸”。本来只打算让它存在一个冬天，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于是定期更换面包，让树一直“活”了下来。

更令人欣慰的，是看到麻雀们把这棵树当作家。“设计不只是为了让人感到温暖，也能照顾到自然界的小生命——让人觉得，这棵树真正‘活’了。”面包房的店主说，未来还想给小鸟们做些小房子，陪它们度过寒冬。

如今，面包的香气飘荡在百年老建筑之间，让这条老街在冬日里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棵面包树，温暖了路人，也喂饱了麻雀——原来好的创意，能同时照亮人的眼睛和自然的小小角落。

百年老街恢复了活力

如今，中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百年岁月的洗礼下，部分建筑因年代久远、砖木结构的外立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老化与损坏，有些墙体甚至已发生断裂和局部坍塌现象。为应对此类问题，相关部门近年规划认定了“哈尔滨道外传统商市历史文化街区”，把对这一街区保护更新列为重点工程项目，已做了保护修复。为推进该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三期改造工程秉持“兼顾保护与开发”的理念，致力于打造“中华巴洛克建筑艺术殿堂”，对历史建筑进行修复，严格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力求实现“让城市留存记忆，让居民留住乡愁”的目标。

曾是民族工商业兴盛的热闹商埠，如今已蜕变为文旅休闲的热门去处。漫步其间，可见融合传统围楼特色的民宿、隐匿于街巷的文艺艺栈、散发着复古韵味的手作店铺，以及点缀街角的咖啡馆与特色酒吧，每一处景致都承载着独特的时代记忆与别样风情。

这座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中华巴洛克风格建筑群，连同其充满生活气息的风情街区，无不展现着老道外昔日的热闹景象与繁荣盛景，同时也诉说着这座城市迈向未来的发展序曲。